

新水泮

第一回 慶元旦 民同樂

民國二十七年元旦，是個好天氣。沿湖兩岸的熱鬧城鎮，因經過一番兵荒馬，只顯得殘牆頹壁，敗瓦孤棺，滿目荒涼景象。但沿湖的無數小村鎮，却是青天白日，遍地飛揚，熱鬧非常。竊思幾句新派詩人，都附陽曆，又兼元旦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紀念日，且又是抗戰後的第一個新年，真是又相宜。在太湖濱湖州縣屬的雙橋鎮上，駐紮着一團從嘉興撤過下來的湖南軍，他路可通，又加裝配和人員不，便喬裝老百姓，說是去屋裏，準備打游擊。那一天，團長鄭某，命令弟兄們把軍裝全穿起來，早晨在野外集合。湖南人，今年約計二十五萬，全得甚是俊偉，穿過軍服，佩着腰帶，綽號上，雙鳥亮軍靴。個個，召集全鎮民衆，開陣隊，一塊，來一次「慶祝元旦」紀念式。個，年紀的老鄉紳，姓張，名德，是雙橋本地人。鄭團長！

過，鄭團長！』鄭團長嘆了口氣，『有什麼？不是。』

鎮長這才硬上一硬說：『鄭團長！』『能不能担保敵機不』

『團長！這事情得商量一下。』他嘆上去，跟團長『耳』

我們不能給敵人造成屠殺的機會！』他又笑着拍鎮長

『應。』出乎意外地，鄭團長却點了臉孔，他嚴厲的

分鐘之內把隊伍在會場集合。鎮長！你！如果不把民衆

願自往臥室走去，年老的張鎮長緊閉着臉發牢騷：『

把根老骨願都要保不住了！我的老太婆爲這事痛，不

『臉，爲了『鎮長』這撈什子，每天鬧鬧，你想想！

燒了我的房子；公事辦得不好，就得『槍決』！』

說：『老先生！你的苦楚我明白，不過人家都是爲的

平，把手指往鼻上一點，白漂漂的長指甲幾乎觸着

丸。』黃團附趁這空兒把集合的事也知了傳令兵，

『這這付老腔調』

『炸？』團附黃團也和主

『團長！我堅決反對這意見，』

肩胛說：『老先生！你真有深

：『黃團！』我命！你！限五

起來，我飛槍決你！』說畢，

附！我只有再幹下去，

我吵三幾次，我們老夫婦難得

辦得好，鎮上人聲言要一把火

團附攔斷了他的話頭，陪着笑臉

，也沒法。』鎮長還是忿忿不

彈尖，嘆着似的說：『槍決！吃衛生

又回過頭來說：『那裏會槍決你！』

可放心，團長是這一種脾氣，他是張飛製白袍，不死不肯息的。如果有一師兵，他已大舉反攻嘉興，明知會死得一個也不賸，也會來一下子的。你只要看，我們已像老鼠在洞裏，他還是從沒換去過軍裝，卸去過短劍，一股黃袍出身派頭，真有點執而不化；再譬喻：他叫你一定要叫「鎮長」，叫老百姓一定要叫「民衆」，叫我一定要叫「黃團長」，他的勤務，我們「混賬」王八旦「隨時」他一定叫「張得勝」；沒辦法，是這樣一種人。老先生！你還是趕快去召集老百姓到會場去，不然的話，他真會來那一下子。」

鎮長問：「怎樣一下子。」黃團附笑笑，把右手捏成拳，他出食指，往他的西瓜皮帽上一揮，用力過度，帽子打落了一處。他明白那是「槍聲」，嚇得氣急敗壞地往外跑；正當這時候，鄧團長偏在裏面大聲喊勤務兵：「張得勝！張得勝！」鎮長的名字叫張達誠，嚇得越跑越快；黃團附用手拉住他的黑緞馬褂袖口，說：「老先生！當心跌交！」張達誠發了急，嚷着「黃團附！請！請！請你不要亂鬧心！」他掠了手，帶跌帶攙的跑出門，一跑出大門，黃團附只顧得「白吶啦」一聲，像個東西滾下階沿去。黃團附跑出來看，只見站門崗的，拉住了張鎮長在門裡；他給我往階沿下拾起

你莫想走，又不是家裏死，又不……

鞋油擦皮鞋，這錢皮……

四角錢買包烟吸吸氣。……

得……乳白淨，甚是討人歡喜。……

……他父親在蕩阜山狩獵，所以……

來當兵。他……剛說完，黃團附把他的耳朵一提，說：……

……的兵急急放掉腰鎗，規矩規矩的來一個「敬禮」……

……沿去拾起那標着「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」的竹式橫紋的竹竿，那是……

……跑出來時，一不小心撣下去的，黃團附向……

團長又……

……才這一會事，團長不比……

……門崗的兵說：『兄弟！剛才……』

……畏縮的跑進去，那知完全是別一會事……

有游擊隊，已有八千六開。來。另一說頭是：『今天開會目的耳抽了。於是天的緊，的號，有一部份人甚至擁到團本部門口去打聽。』鄭團長氣得直跳：『張鎮勝！去叫鎮長來！』張鎮長嚇得發抖，不敢來，第二次，又去叫，張太。『元子代表，他一來就跪下叩頭，老淚縱橫的說：『鄭團長！我家這個老發，是沒有用的。你槍也打不中，也沒有用的。』鄭團長急忙扶她起來，心想：這裏的民衆簡直沒有辦法！』也『沒有智識！生氣地說：『誰說槍決他？你去告訴他，這鎮上一定有漢奸，叫他這說的漢奸查出來。』這叫張太太放下了心。再碰了幾回響頭，才回。半路上見六師爺，六師爺去佈置會場。他說：『張太太！你家裏有沒有黑狗？』張太太一口回絕：『沒有！沒有！沒有！』你老水牛，碰到你總沒有進賬的。六師爺姓馬名亮。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名字。年紀，摸四十，光頭皮，細眼睛，人生行又厚又廣。像隻水牛，穿着一件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，捲起了袖子，眼睛一眯說：『不是白要你，鎮公所裏可以報銷的，譬如值一角，報銷一角。』張太太心裏想：『好事情！』就答應他到家裏去拿。但張鎮長却急巴巴的來，說：『鎮公所，白要你的長指甲直點着他的額角說：『你吃了鎮公所的飯，一天到晚在忙點什』

連你的影子都找不到！」六師爺正經地說：「我找尋麻繩！」張鎮長氣起來：「麻繩是不是上吊？」六師爺像受了委屈：「麻繩佈置會場用的！」張太太和上來說：「你這老發昏用不到管！六師爺！跟我去拿，粗的也有，細的也有，隨你揀。」張鎮長連連跌腳：「快給我到瞭望台去管管鐘，今天日本飛機一定要來！若金這老東西，木頭木腦，沒有用的，你叫他下來！」六師爺走了，張鎮長記起什麼似的，喊起來：「六師爺！六師爺！」六師爺回頭來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張鎮長聲音裏含着淒楚，感動地說：「六師爺！飛機來時，警鐘要用足氣力敲，要敲得響。六師爺，我們的生命都在你身上！」六師爺隨口說：「好！包在我身上。」大踏步往岳王廟去。瞭望台是在廟裏戲台的屋頂上，臨時用松板搭起來的。外臺地上很熱鬧，竹竿上寫着「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」的橫額，也由兩根竹竿豎起來了，但廟裏却顯得冷冷清清，因為恐防老百姓躲到廟裏去，所以關着廟門。

六師爺覺得寂寞不過，他踱地溜到阿七的酒莊裏去打了四兩燒酒，阿七一盤打了一盤問消息：「六師爺！是不是抽出了？」六師爺說：「大抵是的。」阿七着

「有」同「我三十」歲，「六師爺」在意的說：「三十七歲正配我的年齡，青之強！」阿七嚇得魂飛魄散，求：「六師爺！這事情只有請你幫個忙！」阿七嫂在旁邊上說：「六師爺！你修有忙總有辦法想的。」又對他的嘴脣的丈夫說：「你得多打一點，六師爺是自己。」於是阿七把四兩酒，打成了斤。六師爺看得細着眼笑咪咪，擺出「自己人」的態，來說：「包在我身上，鎮公所我說怎的就怎的；鄭團長雖然難商量，但這也是一個人的脾氣，當面附耳，很說得來，他看見我，總像個老朋友。」於是阿七嫂又用荷葉包了兩隻茶葉蛋，給地下酒，說：「六師爺是愛吃茶葉蛋的，這點小意思別嫌淡。」六師爺把玄色布舊羊皮袍子的袖子一卷，端了荷葉包，提了酒瓶，笑咪咪的回到岳王廟去，從稿子裏爬上戲台的屋頂，在松板蓋的瞭望台上坐在一口乾隆年間鑄的大鐘下，獨個兒喝起來，看着天空沒有飛機的影子，酒也越喝越安心，到後來，竟而呼呼睡去。這時會場上人們，正在當心着空襲。黃團附輕聲問張鎮長：「老先生！今天誰管的警鐘？」張鎮長說：「六師爺。」黃團附皺了皺眉頭說：「六師爺這人恐怕靠不住。」張鎮長安心地說：「我已關照過他，飛機來時，警鐘會響。」

足氣力。『鄭團長在旁邊插口說：『鎮長！今天瞭望台值班的是誰？』張鎮長碰
團長，好像晚兒子碰見晚娘，心裏有點吃慌，連忙摘下西瓜皮帽，用長指甲「得」
彈去灰塵，才定了一定心說：『六師爺。』鄭團長問：『什麼六師爺？』黃團附和上來說：
『鎮公所裏的事務員。』鄭團長板着臉孔打官話：『鎮長！如果那事務員玩忽職務，我就
惟你是問！』張鎮長聽得有點生氣，硬上一硬說：『六師爺連管管營鐘都管不像樣，你代
管槍決我！』他們一壁說，一壁走上會場的台，那台是岳王廟裏殿的幾扇門，架上幾條
長檯搭成的，正中掛着總理遺像和蔣主席像，兩邊掛着黨旗，前面放着一張香火
棹，蓋上一條床毯，上面擺着兩盆紙花。張鎮長一上台就把手往黑緞馬褂袖子裏一縮，
坐在旁邊的長檯上。黃團附帶跳帶跑，把門板踏得「吱吱」響，忙個不住。鄭團長則把
手放在背後，用稍息姿勢立着，像一尊廟裏的從神。台下本來亂成一團，前面的小學生
丟石子，打架，後面的壯丁隊、軍隊，胆大的眼睛瞟着女人，胆小的提心吊膽，越發
最裏面的一羣張太太拉來的老太太則有的講逃難講做媒，有的吃着素珠盤念佛。但一
到鄭團長那付「從神」樣子，一切都靜下來，人聲一靜耳聲就特別響，這時已有人聽出有

機聲，尖聲喊起來：『有飛機！有飛機！』會場上鬧做一團。鎮靜點的側耳細聽，那裏有飛機聲；今天雖是晴天猛日頭，北風却刮得很緊，這不過是葉葉風起，發出『呼呼』聲而已！張鎮長起先也以為想住百下實，現一理直氣壯地說：『你們這些東西真可惡！東洋飛機來時，六師軍官都會敲鑼的，你們急點什麼？』鄧團長往身邊掏手槍，高聲喊勤務兵：『張得勝！張得勝！去把那邊的漢奸帶上來！』張得勝本來坐在台角，他一聽到鄧團長叫他去抓漢奸，大為忌憚，在會場裏，你們當中亂竄；果得女人尖聲叫罵：『你手脚乾淨點呀！你眼睛睜得開嗎？』張得勝聽得，心裏很是不開心，而造謠弄奸終於也給捉住，那不是別人，是開酒席的阿七。阿七本來是躲在毛廳裏，預備不要開會。而他這一保的保隊長王爾基，年紀青，又兼是學堂生，熱心不過，死釘住阿七，要人：『阿七躲到那裏去了？』阿七嫂愁苦着臉說：『他生急病。』王爾基說：『生急病總該也有個人，難道已入了葬不成？』阿七嫂哀求着說：『王少爺！你娘在着的時候，待我像個自己人，你總也該客氣一點。』王少爺！你還是坐下喝杯酒吧！』王爾基說：『昨天來時偏不肯，今天請我喝，我偏不喝。』阿七嫂直掛下淚來說：『阿七人是』

人，不過有股「鈍頭」脾氣，他冒犯你的地方，將來陪個不是好不好？」王爾基「不氣」，東東西西的尋，終於在毛廟裏尋到了他，說：「你在幹什麼？」阿七坐在坑上有氣無力的回答：「肚子瀉！」王爾基一把將他拉起來，說：「肚子瀉！鄭團長要醫的，」拉到會場上，阿七驚魂甫定，耳朵便出了毛病，就大聲的：「有飛機！有飛機！」喊起來。王爾基把剛才的事情一講，許多人疑心他是選個敵機來時，還在毛廟裏放信號。另外又鑽出個人來，說剛才阿七對他講，今天開會是抽壯丁。阿七大聲喊冤枉：「不是我講的！是六師爺講的！」張鎮長發了火：「阿七！看看你到個老實人，不要瞎冤枉人！」阿七咬定了說：「的確是六師爺講的。」於是鄭團長叫人去帶六師爺，那個人去了老半天才回來，說六師爺在瞭望台呢。

第二回

忿國仇擲杯誓師

子，低聲說：「黃團附，我要幫個忙。」又不甘地埋怨：「黃團附！我只可辭職，再幹下去，老命都要保不哩！我如此信託六師爺，他偏要撒我的爛屎！」這時營中已由別人看管，六師爺長長縮縮的來了，他一壁走上台來，一壁開口合腔：「我沒有睡過覺，只有『養神』是有的。」黃團長是湖南人，不懂這話，他說：「你說得清楚點！」六師爺哭喪着臉說：「『養神』是有的。」黃團附像是打渾，又像是幫忙，笑着說：「『養神』就是聚精會神。」黃團長主要的是查問漢奸，也不深究，丟去，他厲聲詰問：「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抽壯丁？」六師爺又絕口否認：「我沒有說過。」阿七急出了冷汗，說：「六師爺！你剛才打酒來，不是對我說的？」六師爺一股正經的說：「打酒是有的，抽壯丁沒有說過。」阿七「鈍頭脾氣」又發作，大聲一理，阿七嫂也哭哭啼啼的罵：「六師爺！你白吃了茶葉蛋，當心肚子瀉！」黃團長本來把這個會看得很鄭重，見現在鬧成這般樣子，心裏不禁暗暗嘆氣：「這裏的民衆簡直沒辦法！」就叫人把阿七往團部一押，台下起了一片騷動，黃團長正想彈壓下來把會開下去，突然警鐘鏗鏘大響，仔細一聽，遠處果然有飛機的機聲。那是偵察機，在東南角雲端出現了一會，便向杭州方向飛去。

飛去。會場上人擠了沒幾個，會再也開不起來。鄭團長大爲懊喪，黃團附說：「開會不過是個形式，真正的紀念元旦，爭取最後勝利，倒在乎工作。」鄭團長不高興地問：「你認爲今天開這個會沒意思？」黃團附說：「這倒並不盡然，不過我以為沒有必要。」鄭團長激動地說：「只要我在這兒，即便被炸成焦土，紀念會也是要開的！我們開這會，是要告訴敵人：我們永遠征服不了我們！即便在佔領的區域，也依然是中國的國旗，中國的軍隊，中國人民！我倒希望那架敵機飛得低點，觀察得清楚，看他們敢把我鄭許國怎的！黃團附笑笑，不回答。保隊長王爾基跟人咬耳朵，批評着說：「英雄主義！」王爾基年約二十三歲，穿着件灰色斜紋布棉袍，圍着條白絨線短圍巾，臉色黃蒼蒼，戴着玳瑁邊眼鏡。素來要批評，在湖州縣立初中讀書時，罵一個姓黃的英文教員是「狗」被開除學籍，在一家洋行裏做練習生時，背後批評他上司是「羊奴」，所以了五年的練習生，還無提升希望，「八一三」戰事發生，歇業回家，在壯丁隊裏當了保隊長，但因指摘縣長派下來的，連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都分不清，又說張鎮長是「封建勢力」，以致不能重用。現在他又覺得團長的話有批評一下的必要。

第二回 河仇都杯登師

「上去說：『鄭團長，你的話，我聽不見。』」鄭團長不高興，愛理不理的說：「你有意見，最好派代表來說，或者請鎮長轉達。」黃團附忍事情鬧僵，岔開了話題：「爾兄！阿七有漢奸嫌疑，你是保長，應得去偵查偵查。」王爾基趁這機會溜開，心裏很得意，決定明天在壁報上發表一篇文章：「英進主義」。王爾基雖是這鎮上的黨，政人員。一篇是詩不像詩，寓言不像寓言的東西：

甲：「喂！老兄！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你懂嗎？」

乙：「我都懂的。」

甲：「它們有分別嗎？」

乙：「沒有分別的！」

還有一篇是散文，他却稱做「牆頭小說」，題目叫做「冬天的晚上」，開頭兩句是：「冬之神來了，樹木只賸了秃枝！」內容描寫一個青年人在樹下走，心裏感到很寂寞，忽然想到前方將士正在浴血抗戰，於是血上來了，以「那青年人就此不見」一句結束。

意思是說他到前線去了。現在要鄭團長關一下意氣，那篇文章決定連夜趕寫。做這樣巴結，差不多還是第一次。『』後他原想是同鄉來做點工作的，但救亡工作的人包辦，他劇烈地批評了一陣，覺得別無工作可做，淪陷後又覺得民衆智識太落後，已經無藥可救，就決定上陝北做救亡工作去。每日跟鎮上小學裏的幾個教員在阿七酒店裏賒點酒，討論上陝北去的旅費路途等問題。喝得酒價高積，阿七在旁不發一語，頭脾氣。接連在他身邊一壁上，貼上兩張紅紙條兒：『國難時期，諸親友，概不賒欠，』『前賬未清，空口無憑』，問題還是毫無結果，就。明天再來賒酒，再來討論，有時覺得這種討論沒意思，就悶在家裏讀英文。今天他參加慶祝元旦並抗戰勝利大會，原想上台演一次說，批評一下這裏的軍隊：『正規軍不像正規軍，游擊隊不像游擊隊，軍民間毫不合作，跟別路友軍，沒有聯繫，却。』料戶是個沒趣，就悶悶的回家而去；還沒走上一半路，張得勝追上，勸他鄭團長傳他到民本部裏去。『張基心中一嚇，既而一想，自己又沒有想什麼大義，壯了壯胆，跟張得勝生氣：』『鄭團長有點什麼？』『張得勝心不在焉的說：』『在預備酒席，準備晚上請客。』『爾某問：』『請什麼客？』『張得勝跟

女人講話，無論講什麼都有勁，跟男人講話，除了講勝子就少勁，隨口應了句：『慶祝元旦』，忽忽的想走。六師爺當下扶著那幅會場上的白竹布，還請張太太做人情，慢慢吞吞的打這兒走過，張得慶兜上去說：『六師爺！今兒廚房裏來喝杯酒，我請你客！』六師爺聽得笑咪咪，說：『却之不恭，恐之有愧；好！閒話一句，』張得勝又說：『你這老水牛真也糊塗，怎麼在瞭望台睡起覺來！』六師爺說：『這是我的福氣，我管著警鐘，即使睡着覺，東洋飛機也不敢來；你看，我一走，它就來啦。』於是兩人又把話頭轉到阿七嫂去，揪做一團，一個打哈欠，一個心裏想：『無藥可救！』往日本部走去。鄭團長待他客氣，拉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了，自己走入另一個密室，聽取幾個新從湖州，雙林，昇山回來的偵察兵報告。過了好一回，天漸漸暗下去，鄭團長才出來，連聲說：『對不起！對不起！累你等了好久！』又說：『你剛才說有意見，我很喜歡聽，這裏民衆智識很差，像你帶過中等教育的，應該替國家做一點事情。』說畢，想起了事似的往靠背椅上一坐，閉上眼。忽地，短劍噹的響了一聲，又站了起來，感慨地說：『現在國府已遷到重慶去，委員也應節在漢口，已照顧不到我們，我相信，委員終』